



幻之翼

幻の翼

逢坂剛

Go Osaka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幻之翼

(日) 逢坂刚 著
刘宁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幻之翼 / (日) 逢坂刚著 ; 刘宁译. -- 北京 : 新星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133-0390-3

I. ① 幻… II. ① 逢… ② 刘… III. ①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9196号

"MABOROSHI NO TSUBASA" by Go Osaka

Copyright©1990 Go Osak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1995 by Shueisha Inc.,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ueisha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Beijing



幻之翼

(日) 逢坂刚 著 ; 刘宁 译

策划统筹: 褚 盟

责任编辑: 姚 迪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wesign 未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212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一版 2012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390-3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警察厅

中止调查棱德会事件

大和田四郎警察厅长官和河村伸晃警视总监于七日，就上月下旬在东京都下辖稻城市棱德会医院发生的杀人事件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同日还宣布终止搜查并解散总部。没有明确的理由就突然终止搜查，人们推测这必然会招致法律界等各方的批判。

在这次事件中，来历不明的“受托杀人者”A 杀害了警视厅公安部的室井玄部长、暴力团伙丰明兴业的野本辰雄专务等五人，他自己也被若松忠久公安三课长袭击杀害。由于这样一个异常的经过，所以人们传说背后可能有政治阴谋。但是，掌握破案关键的若松课长在袭击 A 之后立即被公安一课的 B 警部枪杀，因此有人认为探明事件将会极为困难。搜查总部早早地被解散使这种担忧变成了现实，于是，对公安警察的不信任感会增强，这是不可否认的。

大和田长官在回答记者团的质问时说：“从目前的调查来看，若

松课长用暴力团伙、A 等作部下，秘密‘处理’左翼活动家，显而易见作为警察官这是不该有的行为。我们认为这次事件发端于 A 出于某些原因计划暗杀室井部长。若松课长命令丰明兴业的职员阻止 A，他们阻止 A 不成反而被 A 所害。结果，若松课长不得不自己动手收拾 A。”然而，关于 A 企图暗杀室井部长的动机，大和田长官推说至今仍未有明确的结论。

另一方面，河村警视总监向记者团补充解释说，事发当晚室井部长去看望在棱德会医院住院的长女大原香苗，被潜伏在暗处的 A 所袭。河村警视总监还说，室井部长被 A 切开了喉咙，当场死亡，同时 A 也当场被若松课长枪杀。恰巧警察厅的 C 监察官来到，严厉斥责若松课长在调查中行为不端，该课长勃然大怒，举起手枪指向 C 监察官就要开火。因此，同行的 B 警部不得不枪杀了该课长。河村总监还强调，现场还有警视厅搜查一课的 D 警部补和公安三课的 E 刑事部长在场，以上所述均属实。至于 B 警部开枪也是正当防卫，能够成立，在法律上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大和田长官还说：“现在，‘受托杀人者’A 的身份还没有判明。既没有身份证明，也没有前科记录，查明他的身份十分困难。”大和田长官又说，出于治安上的考虑，以 B 警部为代表的各警察官个人姓名不便公开，“对于若松课长的不端行为，我们感到遗憾，也有责任。为了使此类事情不再发生，我们将强化警察内部的纪律”。有记者提问说有传言认为案件里有政治阴谋，大和田长官否定说，这样的事情完全不存在，然后催促河村总监匆忙地离开了。对于这样一个信息很不充分的招待会，记者团十分不满，但是警方也没有发表进一步的讲话。

关系到社会治安的警察官的丑闻此前也有过很多，几乎都被掩

盖，暗地里处理了。这次的事件好像也不例外。但是这次事件的背景涉及十月下旬发生的新宿爆炸事件，以及本月十日访日的萨德尼亚共和国艾切巴里亚总统的警备问题，因此，突然解散总部连警察内部也感到迷惑不解。

棱德会事件发生后不久，萨德尼亚驻日大使馆内，除史瓦雷斯外，以伊巴涅斯参事官为首的大多数馆员都提出要去西班牙大使馆避难，也成为很多臆测产生的原因之一。艾切巴里亚总统似乎将按照预定十日来日，有流言说反政府组织将于总统在日期间计划秘密暗杀，据说这次解散搜查总部就是基于这种警备态势而采取的措施。

海面像泼了墨一样黑暗。

在熄灭了灯火的船上，人影在走动，黄日学凝视着前边。一张毫无表情的、微白的男子的脸在黑暗中浮现出来。

黄日学吐了一口气，对那男子说：

“准备好了吗？”

“嗯，随时都可以开始。”

对方低声答道，像是滑过甲板到身旁来了。

黄日学用拇指指着男子背后的橡胶艇说：

“不久发动机就要停止了。只能坐那个登陆了。”

男子点了点头。

“多谢了。回去后代我向张龙东问好。”

“知道了。”

二人沉默地握了握手。

不久发动机停了。拍打在船舷上的波浪声大了起来，突然，一

股冷气袭来。

黄日学向男子伸过一只手，慎重地将橡胶艇系垂到海面上。为了顺利地到达梯子下面，他把绳子拉到面前来。

男子把波士顿包挎在胳膊上，抓住梯子。

黄日学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小心点儿划。如果掉进海里，坚持不到三十分钟的。”

“不要紧。看到信号后，帮我拉一下绳子。”

男子麻利地爬下梯子，飞速地走到橡胶艇上，灵巧地驾起桨，静静地离开了大船。黄日学根据艇的速度，一点一点地放开细长的尼龙绳子。

艇即刻消失在深深的黑暗里。

桨的声音也逐渐听不到了。

黄日学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Shingai。

十小时以前在对岸的海滨沙滩见面的时候，那个日本人这样自报姓名。和张龙东说的名字一样。不知道是哪个字。当然是从未谋面的男子，他此前有过怎样的经历，以后又将作何打算，黄日学完全没问，而且也没有必要问。黄日学的工作就是将指定的人送往指定的地点，既不多做也不少做。只要将工作按照指示完成，就什么问题也没有。

绳子堆成的山逐渐倒塌了。黄日学不由打了个寒战。风彻骨的凉。

在橡胶艇消失的地方，黑夜和断崖耸立着。看似很近，却也有近五百米。走过去需要二十分钟至三十分钟。那细弱的胳膊不要紧吧？那男子看上去十分瘦弱，简直像女子。

黄日学的手表显示已经过了二十五分钟时，绳子停止不动了。黄日学屏住气息，直盯着夜幕，心中十分激动。这个瞬间总是十分紧张的。

在黑暗深处出现了一丝亮光，那亮光慢慢地画了两次圆。

黄日学又一次叹了一口气。好，好像顺利登陆了。这样工作就结束了。他握着卷扬机的把手，开始将绳子卷起收回来。被海水浸过的绳子十分沉重，但是黄日学仍然没有丝毫的停滞，持续地转着卷扬机。

五分钟以后，他将船的引擎调至低速，静静地出发了。按照这样的速度行驶了三十分钟，之后切换到高速航行，一鼓作气驶离日本领海。离天明还有一段时间，足够了把。

行驶了二十分钟以后，黄日学突然感到胸闷。他觉得海变得沉重起来，波浪的声音也变了。黄日学将脸贴近通话口。这时，耀眼的光线从前面照亮了船。黄日学纵身一跃，紧贴在甲板上，全身的肌肉因为恐惧而绷得紧紧的。糟了！是日本的巡视船！混账！就差一点点了！

喇叭喊话了：“这里是日本的领海。马上停船！马上停船告知你的国籍！”通过声音的大小及光线的强度，黄日学判断巡视船与自己船的距离不到一百米。没有时间犹豫了。若在这里被捕，一切都完了！

黄日学跳起来，对着通话口嘶喊：“左满舵，全速前进！”

同时，他立即扯过眼前的防水套，冲向机关枪。船员将引擎切换至全速旋转，船身剧烈地倾斜着，改变方向向左前进。

巡视船的喇叭又用朝鲜语将同样的内容喊了一遍。

黄日学紧紧地伏在枪座上，瞄准巡视船的投光器扣动了扳机。

弹带像鳄鱼的尾巴一样跳起来。不足十秒，投光器发出的紫色的光被打碎了。

与投光器熄灭几乎同时，其他的投光器又点亮了。黄日学紧咬着嘴唇，继续扣动扳机，只要甩掉巡视船逃出领海，就是我的天下了。日本的巡视船不可能追上时速三十海里的橡胶艇。

船摇晃着，想要从巡视船的旁边斜穿过去。距离大约是七十米。还差一点点。只要能在这儿冲破困境，剩下的就简单了。

突然，黄日学被吹到桅杆尾部。完了，他想。他将脊背紧靠着桅杆，一瞬间屏住了呼吸。不知道子弹会打在哪个地方。

切换至Z字航法的船，剧烈地向左倾斜。黄日学滑过甲板，碰到了船舷上。他拼死抓住栏杆。波浪漫过了他的身体。手滑了。

接下来的瞬间，黄日学头朝下栽进了海里。水冷得令人抽搐，心脏也抽搐起来。不能呼吸。他痛苦地挠着胸部。肺简直要破裂了。黄日学一边听着渐行渐远的引擎声，一边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意识开始模糊。

Shingai。

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泄露这个名字。

黄日学最后考虑的是这个问题。

第一章

1

“围绕设置公安省展开的、将森原法务大臣和一部分高级警察官僚卷入的阴谋，就这样被粉碎在萌芽状态了。但是这并不能用幸运来形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个大阴谋的真相在棱德会事件发生一年零三个月后的现在依然没能公布。甚至没有试图去究明真相，斩断祸根。事件没有受到舆论的严厉批判，好像已经被风化了。不得不说，这件事就这样放置下去，是对国民的犯罪。”

仓木尚武吸了一口气，歇息了一会儿。

明星美希收住此前的文字，歇了歇手指。她感到胳膊很沉重，但是不及心情的沉重。

仓木仍然继续说下去。

“事实确实如写出来的那样发生了，又如同写出来的那样被掩盖了。知道其中的事实真相是每个国民的权利，也是每个国民的义务。这份报告是单纯的妄想还是不容怀疑的事实，只能任凭聪明的读者

去判断了。无论怎么说，如果本稿能够成为弹劾政界和警察腐败的契机，笔者将不胜欣喜。”

美希打完最后的文字后，仓木从沙发上站起来来到文字处理机旁。“好了，请你给我打印出来。”

美希把要打印的文件放在软盘里，向打印机里加纸，默默地按下了打印键。磁头发着轻轻的声音，开始动起来。

总量有多大呢？分了几次，放进了二十张 A4 纸。如果换成四百字的稿纸，大概会超过五十张吧。

最近一个半月，仓木到美希的寓所来了七次，让她帮忙用文字处理机打印自己口述的文字。这台文字处理机是仓木买来的手动文字处理机，与警视厅外事二课的那台有着相同的键盘。

美希在棱德会事件之后不久，就从公安三课调到了外事二课。内勤工作比外勤工作多了，文字处理机的使用也自然多了起来。仓木一定是注意到了这一点。

打印完了，仓木就把打出来的纸和先前的纸放在一起，回到沙发上。

“给我倒杯咖啡。”仓木说。

美希慢吞吞地站起来。

“不喝酒吗？”

美希的话听起来像在讽刺。即使这样说也没关系，她想。

但是仓木丝毫没有在意。“咖啡就行。”他说着眼睛已经开始浏览稿子的第一页了。美希紧闭着嘴唇，直盯着仓木的侧脸。他的脸上留下的浅褐色伤痕像蚯蚓一样蜿蜒着。这个男人大概不记得最初护理这伤口的就是被他命令去倒咖啡的这个女子吧？真是个怪人，美希这样想着走向厨房。

一个女孩子独居的房间他堂而皇之地进来，而且每次来的时候，举止和说话的方式都十分粗鲁，简直不把人当人看。恐怕对死去的妻子他也是这副样子吧。然而，妻子是妻子，当然可以宽恕他，但是美希不是他的妻子。既不是恋人也不是情人。就是因为没有任何名分，美希才忍受不了。

美希端着放有两杯咖啡的托盘回到了客厅。仓木仍然在入神地看着稿件。看到仓木这样，美希不知为何突然后悔把自己的咖啡和这个男人的咖啡一起端来，同时又对感到后悔的自己十分生气。我喝我的咖啡，难道还要客气吗？

美希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往仓木的咖啡里放了糖和牛奶，使劲地搅着。虽然会劳而无功，仍然觉得不得不这样做。果然，仓木丝毫没有将视线移开稿件，自然地将杯子送到了嘴边。那样子好像咖啡是在某处自己喷涌上来的。仓木是那种对自己不关心的事物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为所动的男人。这是一年来美希对仓木唯一的了解。

一年零三个月前棱德会医院室井公安部长被新谷杀害以后，在与美希毫无关系的地方好像产生了清算。美希丝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被调到了公安部的外事课。仓木也升为警视，离开原来的单位调到了警察厅警务局。与警视正津城俊辅一样被任命为特别监察官——连美希也能想象得到那是因为津城的意愿。

另一方面，刑事部搜查一课的大杉良太却仍然作为警部补被调出了本警察厅。他被调为新宿大久保署的预防犯罪课保安第一股长^①。那是无论如何也只能被视为排挤的调职。但是对于那不合理的变动，也没听说大杉气势汹汹提出辞职。甚至关于他为此愤愤不平

①（公司、政府机关）课下属的股的负责人。

的传言都没有。对这一点，美希感到不可思议，也感到不满。美希不愿想象那样羣的大杉唯唯诺诺地接受任命的样子。如果接受了，那也一定是迫于某种压力。她曾经试着打探津城的口风，对方只是耸了耸肩，什么也没说。

说起与那件事的瓜葛，仓木和大杉应该说是处于同样的处境中。但是一个升职，另一个却降职，不能不说人事处理不够公正。或者说，因为仓木击毙了若松警视，在结果上有助于掩饰阴谋，从而成为升职的原因？不，美希不愿意这样想。

即使如此，现在突然急于让自己打印这样的稿件却又是为何呢？

仓木好像猜透了美希的心思，抬起头来说：

“你觉得这份稿件怎么样？”

美希喝光了变凉的咖啡，说：

“那要看您拿这份稿件做什么用了。”

仓木也把咖啡喝光，叹了口气说：

“发表到杂志上。”

美希一惊，握紧了拳头。

“所谓杂志，是指地下刊物吗？”

“不，是正儿八经的杂志。”

美希为了让对方明白，露出了微笑。

“您认为正儿八经的杂志会刊登那样的稿件吗？”

仓木的眼睛一亮。美希不觉愣住了。

仓木是警视，自己是巡查部长，之间的级别差了三级。或许自己应该注意一下说话的方式。

美希垂下了视线。仓木在那次事件中被退役拳击手猛击，脸稍微歪了一点儿。这使得仓木变得更加难以接近。无论何时见到仓木，

美希都无法忽略掉这一点。

仓木用毫无抑扬的声音说：

“确实会很难吧。但是无论如何我会想方设法使杂志登载。因为地下刊物会让人觉得内容的真实性打了折扣。”

美希交叉起胳膊。

“警视您认真地想过这件事吗？以您特别监察官的立场，将如何看待这件事呢？”

“特别监察官的工作就是要纠正警察内部的不正之风。”

“但是您这样做不就意味着将警察的耻辱公之于天下了吗？我想您应该很清楚这点吧。”

仓木的手指划过脸颊上的伤痕。

“回到最初的话题，你觉得这份稿件怎么样？”

美希挺了挺胸。其实并非是骄傲的挺胸，但仓木的眼睛丝毫未动，这让美希感到轻微的打击。

“坦白地说，我在打字的时候腿在抖动。想到这事泄露出去的情形，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平静。若老百姓知道这事件的背后隐藏着这样恐怖的阴谋，而且是警察操纵的，恐怕会有人火冒三丈地往派出所扔石头吧。”

仓木满足地点点头。

“那样好，我的目的就是利用媒体引起轩然大波。”

美希僵住了。

“这稿件的事情，津城警视正知道吗？”

仓木的脸微微抽动了一下。

“不，他不知道。你原以为他知道吗？”

美希摇摇头。

“还想问您一个问题，为什么警视您现在才做这件事？如果您打算揭露他们的不法行径，为什么不更早一点，在事件发生后就立即揭露呢？”

仓木摊开两手，盯着手看。

“我明白你想说什么。我不想为自己狡辩，因为我在这件事发生后被津城警视正的话骗了。正如他说的那样，室井和若松死的时候，弹劾森原是不可能的。

“法务大臣森原研吾，就是那个利用死了的室井公安部长，阴谋设置公安省的人。他目前是一个丝毫不可触动的存在。要彻底谴责森原，找到不容辩驳的人证和物证是必要的。掌握证据的机会以后还有的是。那之前，津城警视正曾对我说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处理掉警察内部的癌细胞——这是在笼络我。”

美希感到一种苦涩的东西从心底泛起。仓木能够变成特别监察官的理由，现在她终于明白了。“我认为警视您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被笼络的人。我记得您好像对津城警视正的工作是十分不满的，我的记忆有错误吗？”

仓木抬起眼睛，毫无表情地答道：“没，你的记忆是正确的。只是当时的我，需要点依靠和保障。我觉得这么说你应该能明白吧？”

美希垂下眼睛。

“我明白，而且现在您已经顺利地恢复过来了，以至于可以瞒着津城警视正将这个出版了。我能明白。”

她的声音变得有些异样。

“老实说，我并不觉得这对您是个讽刺。”

美希移开视线，把空杯子放回托盘上向厨房走去。从心情上来说，她找到一个逃避的场所。

美希重新倒了咖啡回来坐下。

仓木并没有伸手去拿杯子。

“对于整理成稿件的事情，我也是相当犹豫的。正像你指出的那样，现在为时已晚，我也深感如此。可是，无论何时，也不会出现追究森原的机会，公安的过火做法也还是一如既往。如果继续坐视不管，就有可能再也无法控制。因此，我决定把这个写出来。现在还不算晚吧。”

“您觉得如果津城警视正看到了这个，会怎么想呢？”

“大概会把我塞进棺材，扔进大海吧。”

“这样机密的事情，为什么会让我来做呢？是因为我会用文字处理机吗？您也知道我现在和警视正有私下的接触。您就没想过我会把这件事说出去吗？”

仓木盯着美希看了一会儿。

“我让你帮忙，只是因为我想让你帮忙而已。”

美希突然把杯子放回杯垫上，用纸巾擦去溅出来的咖啡。

她看了一眼仓木，果断地说：

“那只是偶然啊。我帮你也只是因为我想这样做。”

突然，仓木的眼中闪过一丝柔和的光。

“为了感谢你，我想请你吃饭。不过你要答应我多吃点，多得以至于你会后悔说，如果不帮这人打字就好了。”

2

店里播放的是法国的流行歌曲。

仓木和美希到了一家法国料理店，在靠近新宿东口的一个背街小巷里。

这家店离前年仓木的妻子珠枝因爆炸死去的现场并不远。但是仓木看起来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倒是美希觉得很不安。

两人喝的是仓木选择的红酒，他们频频干杯。

“据说法国料理的精髓在于酱汁，是这样吧？”仓木问。

“好像法国料理和英国料理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法国没有像英国那样现成的优质酱呢。”美希答道。

“什么是现成的酱呢？”仓木问。

“比如说乌斯塔酱。那是在英格兰一个叫乌斯塔的地方生产的调味汁，据说正因为有了这样好的调味汁，才导致英国料理没有法国料理那样精致。”

仓木钦佩地眨了眨眼睛。“最近连警察学校都在教料理呢，对吧？”他说。

美希说：“如果我说我以前上过料理学校，您相信吗？”

仓木愣了一下，十分惊讶地看着美希。他突然问道：

“这样说来，你应该知道乌斯塔的写法吧？”

听到这突如其来的问题，美希的脸变得煞白。

“写法嘛，嗯，W-O-O……或者可能是W-O-U……S-T-E-R吧。”

仓木说：“很遗憾，你说错了。正确的写法应该是W-O-R-C-E-S-T-E-R。正常的读法是‘瓦赛斯塔’，如果读成‘乌斯塔’，就是酱了。”

美希紧紧握着红酒的杯子，努力用平静的声音说：“在料理学校没教过这些。”

仓木说：“你没必要把眼睛瞪那么大。是我考料理学校的时候背的东西，只是突然想起来了。”

美希脸涨得通红，不知该说什么，急忙往嘴里灌了一大口红酒。